

## 年戏缤纷

马俊

我小时候最盼望的是放寒假,倒不是因为快过年了有好吃的,而是因为邻村的年戏就要开场了。我们村很小,没有年戏,年年都是去邻村看。邻村请得起最好的戏曲演员,上演的都是演员们的拿手好戏。年戏是乡村最高水准的演出,吸引了数不清的男女老少来看。

大部分孩子看戏,只是为了在戏台下买棉花糖或糖葫芦。可我不一样,我就是喜欢那个花花绿绿的舞台。演员在上面水袖曼舞,莲步轻移,演绎着曲折精彩的传奇。慷慨高亢的唱腔,听起来那么荡气回肠。我的小妹做过戏曲演员,她登台唱戏的时候,我经常在后台。

小妹远嫁后,再也没人带我去看年

戏了。母亲进了腊月门就要不停地忙年,父亲更是没有停歇的时候。所以邻村的年戏,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

冬天的午后,我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着。戏台上的锣鼓已经响起来,我循声而去,恨不得一下飞到那里。

我跑到的时候,戏台下已经挤满密密麻麻的人。我不往人群里挤,而是登上戏台东面的土堆,找个合适的地方看戏。我站的位置高,几乎跟戏台上的演员平行,黑压压的人群在我的眼皮底下。如此得天独厚的位置,仿佛是专门为我留的。因为大人们站不上去,其他小孩子只在乎戏台下吃喝玩乐的游戏,而我是真的喜欢看戏。

好戏开场了,秦香莲、陈世美、包拯、王宝钏、薛平贵、苏三,鲜活的人物在舞台上演绎着古老的传奇。

缤纷的舞台上,背景总是那么鲜明。古代的亭台楼阁、花园绮窗,华丽典雅。宫殿陋室、豪门寒宅,各有不同。风景变化万千,有时花开富贵,有时长烟古道,有时芳草萋萋。不断变化的幕布,营造着不同的氛围,烘托出人物的性格。

乡村年戏条件有限,作为背景的幕布并没有多少,但那仅有的缤纷色彩,足以照亮我的整个童年。

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,唱腔各具特色,性格非常鲜明。千金小姐永远那么矜持温婉,小姐身边的丫鬟永远那样机灵俏皮。谁家的公子那么儒雅有礼?哪一位公主那么高贵美丽?黑脸的包拯为何总是慷慨激昂?鼻子画白的小丑为何都那么诙谐幽默?演员的举手投足都有可看

之处,所有的细节都是戏。

家乡戏的唱腔高亢激越、婉转悠扬,里面似有悲声,幼时看年戏,我非常爱听那种婉转悠长的唱腔,包括板胡的伴奏声,也非常好听。年戏既要看,也要听,看与听并重。

戏说的历史,传奇的故事,在冬日的阳光里默默发酵,舞台人物的情感与观众发生了共鸣,戏台下是一双双专注的眼睛。戏台变得瑰丽梦幻起来,带给人无限遐想。

很庆幸童年时有缤纷的年戏,慰藉我的心灵,让我感受到一种艺术形式之美。年戏带给我的影响,是深远的。年戏缤纷,岁月温情。如今,我仍愿意在暖暖的午后,聆听一段古老的戏曲。熟悉的唱腔中,我的心灵无比舒展、自在。

## 春运列车上

佟雨航

火车站人潮汹涌,都是行色匆匆归心似箭赶着回家过年的人。

我登上列车来到硬座车厢,刚坐定,一个头戴老头帽、满脸皱纹的老汉提着一个蛇皮袋,一屁股在我身边的空座上坐了下来。老汉弯腰把蛇皮袋推进卡座底下,然后冲我笑笑算是打了招呼。老汉也许很累,一坐下便把头歪靠在椅背上,眯着眼睛,不会便响起了鼾声。

这时,一个20多岁学生模样的小伙子,提着一个拉杆箱,站在了老汉的座位旁。他先看了看我,又看了看闭眼睡觉的老汉,嘴唇翕动了几下,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。他把拉杆箱塞进行李架,手扶着椅背,站在老汉座位的旁边。

火车开动了。我把头转向窗外,看窗外流动的风景。老汉依然闭着眼睛在呼呼大睡。小伙子站在过道里,身体被挤来挤去的旅客撞得歪歪斜斜。一开始,小伙子身体还能站得笔挺,过了一个多小时,小伙子的腰便自然地弯下来,胳膊肘支撑着椅背,分担着整个身体的重量。

不一会儿,火车到了一站,老汉提着蛇皮袋子下了火车。小伙子一屁股坐在了老汉的座位上,用手捶着腰和双腿。得知小伙子目的地是长春,我说:“你真幸运,站在了老大爷旁边,要不然站到长春可够你受的。”小伙子却笑着说:“其实,这个座位本来就是我的。”说着,他从兜里取出一张票,正是这个座位号。我惊讶道:“那你怎么不跟老大爷说呢?”小伙子眼眶湿润:“看到老大爷,我想起了我父亲,为了供我读大学,他出去打工了。现在也正在某一列火车上往家赶,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站着还是坐着……”

我沉默了,为小伙子的“让座”深深感动着。火车过了长江,车厢里越来越冷,而我的心却越来越温暖。

## 过年前后

春节是中国人念在兹的一件大事,也因此,在我们的记忆里,总会有那么一些和春节相关的片段,始终萦绕不去。小而言之,这些记忆构成了我们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大而言之,它们也在塑造着这个民族的面孔和性格。



## 福气饺之谜

马亚伟

小时候过年,除夕夜家人一起守岁,母亲总会跟我们姐妹聊起未来的愿望。长夜里,那些愿望像星光一样亮闪闪的。

妹妹说:“妈,等夏天的时候给我买条新裙子吧!”母亲一口答应。轮到我说愿望了,我轻叹口气说:“让我顺利考上重点初中。”妹妹说:“姐!明天大年初一,饺子有福气饺,你要是能吃到就好了,肯定能考上的!”母亲笑了,对我说:“福气不会从天降,你努力,福气才会来!”

不知不觉间,天要亮了。突然听得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响起来,我和妹妹欢呼:“过年喽!”母亲欢喜地说:“煮饺子!”饺子端上桌,母亲把一碗碗饺子给我们分好。我吃第二只饺子的

时候,“嘎巴”一下,咬住了一枚硬币。我顿时欢呼雀跃:“我吃到福气饺啦!我吃到福气饺啦!”妹妹说:“姐姐,今年你一定是最有福气的人!”

吃到了福气饺,我觉得自己是被好运垂青的人,福气一定会降临到我头上。有了这样乐观的态度,我学习起来更有劲头了,而且还不觉得累。有时累了,想起“福气饺”的事,一股神秘的力量就会油然而生。那年夏天,我如愿考入了重点初中。

年年大年初一,我家的福气饺每年都有故事。比如,父亲计划去外地打工那年,吃到了福气饺,那年他不仅顺利,还挣到了不少钱。我考高中那年,又一次吃到了福气饺。妹妹老师范那年,也吃到了福气饺。还别说,福气饺真有魔力呢。

年龄渐渐大一些之后,我发现我家的福气饺有点意思,也就是说,当年需要一份福气来“保佑”的人,都能吃到福气饺。我怀疑是母亲在其中起作用,每年都是她煮饺子。

那年赶上我毕业,下半年就要分配工作。我隐隐感到,大年初一的福气饺,肯定又会是自己的。果然,我在吃完自己碗里最后一只饺子的时候,咬到了硬币。

我偷偷对母亲说:“妈,我知道了,谁能吃到福气饺,不是神仙做主,而是你说了算!”

母亲“扑哧”笑了:“世上哪有什么福气饺?你心里觉得有福气了,福气自然会来。”

可是,我们吃到的福气饺跟别的饺子一模一样,母亲如何让福气饺准

确无误跑到我碗里的?这简直是个谜,我“研究”了半天不得其解。

几年后,我的孩子长大了。我也很想他在大年初一吃到福气饺,让他梦想成真。我只好问母亲,母亲嚷道:“真是笨哦,有的是办法呢!记住福气饺在什么位置,煮的时候先给他煮一碗,一碗饺子就那几个,福气饺肯定在里面,他迟早能吃到。”我笑着跟母亲逗趣:“妈,这些年我们就是这样被您忽悠的哦!”母亲也笑了。

今年过年我准备用不同颜色的面粉,包七彩饺子。福气饺就藏在里面,一定能让孩子吃到。想着自己“巧妙的构思和创意”,我不觉微笑起来。其实,世上儿女的福气,不是哪位神仙给的,而是巧手慧心的母亲给的。

## 写春联的父亲

钱永广

过年了,回老家看母亲。陪母亲吃过饭后,我正在家中休息,邻居张大爷执意提来笔墨和红纸,让我写几副春联,等到过年张贴。

写春联,贴春联,是过年的一个重要仪式。小时候,每到腊月,前来我家求春联的人络绎不绝。那时,父亲还在世,他们都夸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。

父亲的毛笔字,端庄健硕,力道遒劲,在老家那一带,远近闻名,甚至有记者在老家小报上撰文称父亲为“泥腿子书法家”。

父亲从学字开始,他就用毛笔写字。几十年的功底,才让他的字蕴含了千钧之力。村民都说,他写的字,如果拿到市场去卖,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。

父亲的字写得好,到了快过年时,很多村民自然会手提纸张笔墨,上门恭恭敬敬请父亲写春联。对乡亲们,父亲是有求必应,父亲每次写完春联,等字风干,如果正是午饭时分,父亲还会极力挽留登门的乡亲们喝上一盅。

村子里的住户多,父亲每年写春联的任务就特别重。到了腊月,家家户户都在忙年,但不论我家有多忙,只要乡亲们登门,父亲总会丢下手中的活计,热情地接待他们。父亲说,会写毛笔字的人,要懂得不会写毛笔字的人的苦,人家上门来请你了,你哪能摆架子?再说,贴春联,是乡亲们最惬意的事,也是最吉利的事,能为乡亲们写春联,也是分享他们过年的喜悦。

我曾认真地端详过父亲写春联的神态,铺纸、蘸墨、运笔。每写完一副春联,父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摊在堂屋的地上,一直等到墨汁晾干才收起。“红梅含苞傲雪绿柳吐絮迎新春”和“顺一门有百福平安二字值千金”,诸如此类的春联,我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,它们整齐地躺了一地,红彤彤、喜洋洋,空气中一下子便洋溢出过年的

氛围。

其实,早些年,我也为乡亲写过一次春联。那年的腊月,父亲上集镇去了,张大爷拿着纸张墨汁来到我家,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父亲回家。那一年,镇上已出现大量机器印出来的带花边的春联,我对张大爷说,现在街上都有春联卖了,为何不上街买几副,那样更省事?张大爷摇摇头说:“印刷的春联没有生机,缺了人情味,哪有手写的好!”见父亲迟迟没有回来,我自告奋勇,拿起毛笔对张大爷说,让我来试试。当我把几副春联写好后,父亲也回家了。他看了摇头说,写得真不怎么样!用父亲的话说就是:“笔墨不均,火候欠佳。”

父亲的话,虽然让我有些难为情,但正是这句话,让我对写好毛笔字下了决心。后来我花了更多的时间练书法,腊月里回家,家里再有上门请父亲写春联的乡亲们,我自付自己的毛笔字已写得像模像样,便向父亲提出写春联的请求。

能写好吗?父亲看着我,有点怀疑。但父亲还是把手中的毛笔交给了我。当我把春联写好给父亲看时,他点了一支烟,啧啧称赞说:“想不到,进步很大啊。以后过年,帮乡亲们写春联的事就交给你了!”

受到父亲的夸赞,我的心里像是喝了蜜那样甜。可岁月无情,两三年前,父亲因患癌症,去世了。“没想到,为我们写了一辈子春联的人,走得这么快……”那天我回老家时,上门请我写春联的张大爷喊喊地说。

我不知道说什么,但我懂得这种感情,那个为乡亲们写了一辈子春联的人走了,他把那支毛笔交给了我,从此我就是那个手持毛笔,为乡亲们写春联的人了。

## 年糕飘香

林上军

以前,在冬天,我的家乡舟山群岛,下雪是常态;现在,除了偶尔在高山顶、山间看到一层稍厚的雪,感受雪天、雪景,已成为一种奢望。

小时候,孩子们喜欢把雪称作年糕粉。快临近春节那个时段,往往也是做年糕的忙碌时节。

印象中,大人们挑着自家浸过的糯米加少许糯米,来到生产大队的年糕加工点,先排队把生米碾成粉。然后专人把粉放到蒸桶里,一番水雾缭绕,熟透的粉就放入石臼。在没有做年糕的机器时,都是人工做的。几个男劳力喊着“哎作、哎作”的声音,轮番上阵,先把熟粉揉成柔软的一团,然后再捧至长条桌上;接下来是妇女们发挥作用了,她们把粉团推成长长的,再一截截扭断,捏、揉一阵子,最后在刻有花纹的木板上按一下,一条手工年糕就成了。

碰上手巧的乡亲,还会变着戏法,做出诸如鸡、鸭、鹅、牛、羊、蛇等各种动物形状的年糕团。小孩子帮不上其他忙,只能做些为每条年糕盖红印的活。

做年糕的机器有了以后,人力省了许多,样子也更加整齐划一,口感滑溜溜,不像手工年糕那样糙糙的,但味道比不上手工做的。

翻阅民国编《重修浙江通志志稿》,其中记载:“定海人家在阴历十一月须自做年糕,少者一石,多到四五石,做成置缸中,以天落水浸藏,岁内除送年谢神外,余者俟开年正二三月出以请客,时年糕已有酸味矣……而定海人食之尚津津有味。”可见舟山人吃年糕这个嗜好由来已久,说不定还是许多舟山游子的乡愁。

曾经,年糕也是奢侈食品。那个年代,年糕只有冬天才能吃到。浸在水缸里的年糕,有的人家是不舍得吃的,甚至发酸了,还是很珍惜着吃。

记得有一年,邻居家的小伙伴把家里的年糕偷出来,想利用坡地边的柴草烧熟,与我们共享,结果,年糕没熟,那坡地的篱笆差点整段被烧了。

年糕,看上去直板板很普通,但吃法花样不少。过去的农村,烧煮的方法无非就是菜汤年糕、糖炙年糕、火煨年糕、年糕糕(形成原理类似爆米花)。现在想来,吃煨年糕最值得回忆。

年糕放在灶口边上,随着火苗的一遍遍舔击,渐渐变黄甚至变焦。待整条年糕里面软了、熟了,就快速抢出来,咬一口,发出脆脆的声响,真香,如果煨得恰到好处,那外表还很脆。还有一种煨法是扔进燃烧的草泥堆里,没多少时间,翻开呼呼的灰堆一角,一条黑不溜秋的年糕翻出来,不顾三七二十一,就吃起来,香喷喷的,吃着吃着,嘴巴旁边净是乌黑一片。

当地还有一道著名的菜叫芥菜烤年糕。芥菜烤年糕也是许多舟山老百姓家里的家常菜,但要做得色香味俱佳却也需要功夫。在舟山一农家酒店做厨师的桑先生就擅长做这道菜。笔者几次亲眼目睹并品味。

只见他,拿芥菜数株,在清水里煮一两分钟。“生芥菜有苦辣味,先要把它去掉。”他手脚麻利,一会儿工夫,锅里又放上菜籽油、大蒜头、老酒、酱油、

糖等佐料。“油最好用菜籽油,色拉油没有菜籽油香。”待芥菜变黑软,年糕就可以放下去。

放下去的年糕必须是一团一团方块形的,而不是一片片薄薄的。年糕下锅后,淘清水少许,用火烧炖,约15分钟后,浓汤出来了,看到收汁,芥菜烤年糕这道菜就大功告成。但见,雪白的年糕变成黄亮色。类似色泽的芥菜则作为配角,在碗边或碗底若隐若现,或在拥挤的年糕团间优雅地点缀着,令人垂涎欲滴。

舟山芥菜收获于寒冬季,于是有了这样的习俗:在冬至前夜,过去的舟山人一般不出门,冬至节一早,全家人吃芥菜烤年糕,意为“烘烘响”,而芥菜在舟山的另外一个名称为“雪里蕻”。

以前,商场里很少有卖年糕的,现在,年糕经真空包装,琳琅满目,不仅仅有白颜色的年糕,更有各种彩色年糕。在舟山本岛对面的宁波,年糕已成为一大产业,不但供应全国各地,更是大量出口海外。

又因为“年年高”谐音,所以在春节,常常有年糕的身影。